

列侬和“甲壳虫”乐队

披头士

THE BEATLES

疯狂的披头士

——列农和“甲壳虫”乐队秘闻

范敏民 薛忻 编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7年·哈尔滨

责任编辑：沈海滨 李向东
封面设计：于克广

疯狂的披头士——列农和“甲壳虫”乐队秘闻
Fengkuang De Pitoushi Lienong He Jiakeshongyuedui Miwen
范毓民 薛忻 编译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1号楼)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发行
开本 850×1168毫米 1/32·印张 14⁸/₁₆
字数:360,000
1997年1月第1版 1997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7-207-03586-1/G·650

定价: 19.80 元

主要人物表

约翰·列农——披头士乐队的主要人物

保罗·麦卡特尼——披头士乐队的主要人物

乔治·哈里森——披头士乐队成员

林戈·斯塔尔——披头士乐队成员

布赖恩·爱泼斯坦——披头士乐队的经纪人

布朗——披头士乐队的管家

辛西娅——约翰·列农的前妻

小野洋子——约翰·列农的第二任妻子

简·阿舍——保罗的前妻

琳达——保罗的第二位妻子

帕蒂·博伊德——乔治·哈里森的前妻

奥丽维亚·特里尼达德·阿里亚斯

——乔治的第二任妻子

莫林·考克斯——林戈的前妻

巴巴拉·巴赫——林戈的第二任妻子

目 录

- 第一章 婚变** (1)
- 一位英国传统家庭出身的天真无邪的姑娘——辛西娅·鲍威尔鬼使神差地爱上了约翰·列农。辛西娅·鲍威尔步履维艰地维持着同约翰·列农的夫妻关系。然而,小野洋子的出现使一切都变了。
- 第二章 发迹于利物浦** (32)
- 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利物浦的乐队多如牛毛。疯狂的乐队,伴随着肮脏的演出场所、凶神恶煞的流氓团伙、花枝招展的应召女郎、奇形怪状的性变态者将利物浦搞得天昏地暗。“披头士”乐队脱颖而出。
- 第三章 布赖恩与披头士** (58)
- 出身于名门望族的布赖恩是一个声名狼藉的同性恋者。当他正在羞愧和自责中挣扎时,他发现了披

- 头士，仿佛在茫茫的大海的漂流中见到了一条小舢板。他见到了生命之光。
- 第四章 崭露头角的披头士** (88)
- 布赖恩以其特有的天赋和手腕牢牢地控制了披头士，一步步地将披头士的歌曲推上了排行榜。所有的这一切对布赖恩来说都游刃有余、如鱼得水。布赖恩的冲动得到满足，披头士扶摇直上，春风得意。
- 第五章 披荆斩棘** (108)
- 披头士的歌曲频频登上排行榜的榜首。娱乐圈的卡特尔见钱眼开，利诱、威胁想吞掉披头士。披头士顶住压力捷足先登，向美国进军。
- 第六章 一举成功** (120)
- 在美国，这帮利物浦的小伙子刮起了披头士旋风。披头士的唱片在美创下了销售速度之最，披头士的妙语倾倒了那些爱挑刺的记者，披头士所到处挤得水泄不通。美国掀起了一股“披头士热”。
- 第七章 时势造英雄** (137)
- 六十年代的英国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年代。道貌岸然的上流社会和政客因丑闻败露而斯文扫地。以平民为主力军的一场革命悄然掀起。于是，时装、摇滚乐、性解放、吸毒成了年轻人的时髦。披头士成了时代的弄潮儿。
- 第八章 疯狂的披头士** (156)
- 披头士的巡回演出应接不暇，场场爆满。台上、台下、歌声、喊声、尖叫声、哭声、击掌声、敲打声、声声充斥着发泄声，声声散发着毒品和大麻味。

第九章 劣性难改..... (174)

披头士成功了。但是,布赖恩还是无法驱散怪诞的念头,就像披头士们不能摆脱毒品一样。布赖恩事业有成,但精神不振。羞于启齿的性冒险差点使他命归黄泉。

第十章 马不停蹄..... (195)

披头士名声大振、家喻户晓,引来了一大群追星族。披头士演出的场面越来越大,陆地上有装甲车开道、护驾,空中有直升飞机追踪报道。披头士的光辉使昔日的明星“猫王”暗淡失色。

第十一章 刚愎自用..... (208)

披头士在菲律宾演出期间,布赖恩轻率地拒绝了马科斯夫人的宴请,将披头士置于危险境地。约翰就宗教的不逊之言差点毁了披头士。

第十二章 分道扬镳..... (230)

披头士受了种种打击之后,终于出现了近十年合作后的第一次分手。他们多年来第一次有了属于自己的时间,享受着家庭的天伦之乐、深造的充实。约翰·列农邂逅小野洋子。

第十三章 丑闻百出..... (250)

披头士成了滥用毒品的代名词。他们时而出言不慎,制造事端,麻烦接踵而来。布赖恩因过量服用违禁药而命归西天,披头士在苦苦地寻找出路。

第十四章 群龙无首..... (285)

布赖恩去了,留下了一片权力真空。为控制北方音乐商店,为生意上的利益争权夺利、勾心斗角,披

- 头士混战一场。去印度阿什拉姆营地的修炼,最终被发现是一个骗局。披头士对此守口如瓶。
- 第十五章 重蹈覆辙**..... (307)
- 约翰和小野洋子打得火热。保罗重蹈覆辙。时装商店关门大赠送,“苹果”公司搞得乱七八糟,披头士内外交困,又一次面临分裂。
- 第十六章 雪上加霜**..... (330)
- 约翰·列农和小野洋子因毒品而双双被抓。小野洋子小产引起轩然大波。一对活宝搭档导演了一部庸俗不堪的唱片集以闹弄法律。披头士内部分歧进一步加大。
- 第十七章 每况愈下**..... (342)
- “苹果”公司经营不善,负债累累。披头士为物色一位合适的经营人选而进行了唇枪舌战,矛盾进一步激化。保罗背信弃义。“苹果”公司新管家上任伊始,大肆清除异己。
- 第十八章 公堂对簿**..... (368)
- 约翰·列农和小野洋子不断翻出新花样,诸如“袋子主义”、“静卧运动”、“初始疗法”等层出不穷,无奇不有。车祸、吸毒、滥制的新作将披头士的生活搞得一团糟。保罗退出披头士,最后导致公堂对簿。
- 第十九章 各奔东西**..... (400)
- 乔治篇 (400)
- 披头士解体后,乔治因祸得福,得以摆脱约翰和保罗的抱怨,潜心搞创作。他的《所有的一切已经过

去》唱片集一鸣惊人,大获成功。然而,在家庭生活中却因步约翰·列农的后尘而同妻子帕蒂分手。

林戈篇..... (410)

林戈的唱片集中的《照片》和《你十六岁》曾风行一时。此后,林戈命运不济,生意场上屡战屡败。因妻子莫琳与乔治有染,而休妻、再婚。

保罗篇..... (415)

保罗同披头士分手之后,始终是众矢之的。潜心于创作,保罗因为电影《你死我活》谱写主题音乐而获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歌曲提名。在非洲被劫的惊险经历启发他创作的《短期旅行的乐队》唱片集创下了披头士个人唱片集销售之最。

第二十章 洗心革面 (425)

约翰·列农已厌倦了自己的生活,决定移居美国。在美曾一度卷入政治运动。因酗酒、胡闹、吸毒劣性难改,小野洋子同他分居。约翰·列农处于深深地反省之中。

第二十一章 劫数难逃 (445)

约翰·列农回到了小野洋子身边。约翰浪子回头,细心地照顾妻子、孩子。小野洋子生意场上春风得意。小野洋子深信巫术,认定约翰灾难深重,力图驱散这一灾难。然而,1980年12月8日,灾难还是发生了。随着五声枪响,约翰·列农倒在他的前崇拜者——查普曼的枪口下。一颗摇滚巨星坠落了。

第一章 婚变

“我能观察到一系列事件的旋涡所在，而又不被这旋涡所吞噬……”

——辛西娅·列农

1

1968年5月的一个下午，风和日丽，阳光明媚，辛西娅·列农在希腊度假两周归来。她一踏进家门，见到她的丈夫和一位叫小野洋子的娇小的艺术家在共进早餐。他们身着浴衣。她对眼前的一切大为吃惊，尽管这一切是她预料要发生的。多年来，她差不多是希望此事早日发生。但是，使辛西娅瞠目结舌的是小野洋子那种若无其事的态度。辛西娅尽量克制自己，想说一些理智的话，但面对这一情景她却一句话也说不出，简直要窒息了。

这一幕发生在大约下午4点。辛西娅同她旅行伙伴刚回到肯伍德。肯伍德是一幢都铎式的住宅，是约翰·列农4年前在韦布里奇花7万英镑买下的。这幢住宅在伦敦西部的郊外，离伦敦市有

40分钟车程。辛西娅和珍妮·博伊德、乔治·哈里森共同度过了一个短暂的假期。乔治·哈里森是约翰的一位挚友，他娶了珍妮同胞手足帕蒂为妻。乔治是一位“电子奇才”，人们称他魔术师亚历克斯。当他们3人坐着出租车从机场到家时，前门未上锁，门廊上的电灯亮着，所以辛西娅不必劳神掏钥匙，她直接推门而入。

入口处的门厅相当宽敞，窗帘严实地紧闭着，灯都熄着。辛西娅和她的朋友在此滞留片刻后，未听到任何动静。房内一片寂静——不闻5岁男孩朱利安的声音，也不闻忠实女管家雅莱和约翰本人的动静。辛西娅走到通往卧室和工作室的宽敞的桃花心木楼梯前，呼道：“喂，你们在哪儿啊？有人在家吗？”仍是一片寂静。她对着珍妮和乔治耸耸肩，向左转，往下走了4个台阶来到了一间硕大的起居室。这里原先是一位风雅、考究的证券经纪人的休息室。地板上铺着厚厚的黑色羊毛毯，由两张引人注目的18英尺绿色沙发和两张与之配套的俱乐部式的椅子相陪衬。两张沙发中间放着一张用厚实的意大利大理石做的咖啡桌。桌子光滑得像一片切下并抹上油的乳饼。平炉由栎木和大理石雕刻而成，足有一人多高。房间四周考究的栎木作护壁板，上面绘制了一些颇为奢侈的引人注目的淡黄色小方块图案。图案同法式的窗帘极为协调。从窗内可直接眺望外面的小花园。在屋内，每一层架子上，每一张桌子上都摆放着小巧玲珑的古董。这些小玩艺儿都是由辛西娅的母亲莉莲·鲍威尔购来的。她住在离这儿不远的地方，经常和她的女儿女婿在一起。约翰非常讨厌他的岳母，不愿和她在一起。他宁愿每天给她100英镑，以便让她在古董店打发一个下午。

但是细心观察，就会发现这间房间并不给人一种温馨的感觉。这仅是一种家具陈列，都是经过人为装饰的。辛西娅和约翰从来不在此招待客人，自己也很少坐在这儿。他们大部分时间是在房后的那间温暖的日光室里度过的。辛西娅向日光室里走去，想看看约翰

是否在那儿。日光室光线充沛，小巧玲珑，窗户宽敞。从这宽敞的窗户可俯瞰通往游泳池的别致的阶梯。游泳池池底用绿色的马赛克拼镶成一只巨大的眼睛，这只水灵灵的眼睛凝视着整幢房子。日光室里凌乱地放置着一些家具和流行歌星的作品。在一面墙上有一组白色的搁板，一套柜子。柜子里乱七八糟地堆放着一些立体声音响设备和一些有关唯灵论和艺术的书籍。在这柜子的一扇门上，约翰贴着一张广告，上面写着“牛奶好极了”。在搁板顶上有一个黑色的灯罩，闪烁着暗淡的光泽，在日光室的角落里放着一张桌子，桌上有一座用绿色熔岩制作而成的台灯，呈波浪式连绵起伏的灯光忽明忽暗。有关约翰的广告和漫画镶在镜框里，挂在墙上。这些广告和漫画大致是为了推销约翰所写的两本书和一本剧本的。老实说，那是一些蹩脚作品。在那儿还有一张弯曲的柳条沙发和褐色的沙发垫。这张不实用的沙发太短了，躺在上面身子都伸不直。然而通常能在此找到约翰。他在这儿蜷成一团，看书、看杂志。但是，今天他不在。

辛西娅在日光室内喊道：“约翰，你在哪儿？”她听到从厨房里发出了一些声响，这是一种用手捂着嘴所发出的笑声。不安的心情油然而生。她匆匆地穿过沉重的栎木镶嵌的大门，去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约翰身着浴衣，面对辛西娅站着。他左手托着一只茶杯，右手夹着一支点燃着的云雀牌香烟。小野洋子坐在厨房餐桌边上，她面对着门，不愿将头转过来。但是，从她那披在肩上卷成多支圆柱形的黑发上，辛西娅认出了她。雪白的立体式现代化厨房被糟蹋得不像样，脏盘子和吃剩一半的食品狼籍满地，看上去似乎已经有好几天不允许管家进来了。厨房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的，灯光暗淡。约翰首先打破沉默，他向辛西娅打了个招呼。当辛西娅在约翰的眼神中寻觅一些什么的时候，约翰却若无其事地品了一口茶。他脸上毫无表情，看上去疲惫不堪，似乎通宵未睡。他那瘦长的身躯

现在开始有点虚胖了，这是一种滥用毒品、奢侈过度后的浮肿。他的头发像线一样无光泽，看上去似乎从不洗澡，邋邋不堪。在他的金丝边眼镜后面是黑色的小眼睛，眼睑低垂。又是一阵令人窒息的沉静。

最后，小野洋子转过身来，与其说是面向辛西娅，还不如说是冲着辛西娅。她脸上无一丝不安，也无丝毫道歉和解释之意。她的表情简直是不可思议。辛西娅注视着她，她完全不像约翰的征服者。她是一位冷酷无情、脸面古板的妇女。36岁的她，比约翰大8岁，长着一张苍白的卵形脸，身材已经变形，缺乏从前的魅力和性感。更为糟糕的是，她现在还有丈夫和一个6岁的女孩。她坐在椅子上，辛西娅突然发现，小野洋子穿着浴衣，而且穿着的是辛西娅的浴衣。

小野洋子冷若冰霜地向辛西娅打了一个招呼。一阵令人难堪的沉默过后，约翰脸上掠过一丝冷笑，他显然是在等待着辛西娅先开口。而辛西娅决定按其习惯的方式等待着。多年来披头士的反复无常和鲁莽使她吃一堑、长一智，她对这种突如其来的进攻，已经习以为常。她曾有想入非非的时刻，她仿佛听到了自己在背诵着她在与同伴旅行的飞机上准备得胸有成竹的简短的演讲稿。此刻，她的同伴还在她的身后默默地站着。辛西娅温柔地说：“我们都想今晚一起到外面吃晚饭，我们在希腊吃了早饭，在罗马吃了午饭，如果我们一起在伦敦吃晚饭有多好啊！”

话刚一出口，她就后悔自己不该这么说。约翰恶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她对他极为惧怕，特别在这种场合。他的伶牙俐齿不费吹灰之力可搞得她无地自容。她祈祷着，希望他不要当着小野洋子的面挖苦她，侮辱她。约翰咕哝着说：“不，谢谢。”

辛西娅转身，冲出了厨房。她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间房间，把一些东西集中起来包好。当珍妮和魔术师亚历克斯在前厅等候她

时，她正上二楼，向卧室走去。这是一个有半个网球场大小的卧室。衣橱硕大无比，从这堵墙连到那堵墙，上连天花板，下接地板。在卧室内有他们各自的化妆室，有 8 英尺宽的床。就在这卧室，她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等候他的归来，可多半她是独守空房。在她去大厅的道上，她注意到小野洋子的一双破拖鞋整齐地放在客房门口。辛西娅终于忍不住了，她痛哭了起来。她还自慰地想：还好，毕竟她还没有用辛西娅的床。

2

尽管她不愿承认，但是她内心深处感到这桩婚姻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的。从他们见面的那天起，约翰就同他自身的妖魔鬼怪在作斗争。而她对驱除这些妖魔鬼怪却无能为力。名望和运气在他的一生中竟变成了对他命运的嘲弄。他的父母亲遗弃了他，保罗也同他分道扬镳了。她看到一些阔老们像吸血鬼一样地吸吮着他的金钱和精力，一直到他憔悴枯槁。近几年，当她袖手旁观时，他毫无节制地滥用毒品，仅 28 岁的他已吸毒成瘾。自两人相识以来，除偶尔几次外，他基本上天天过着醉生梦死的奢侈生活。在肯伍德的阳光室的一只架子上，他放着一只白色的药用研钵和碾槌。他用这些工具将婆婆纳、巴比土酸盐、幻觉剂搅拌在一起。当他自我感觉情绪低沉时，他舔舔手指，或者从研钵中拿出一根棒子，舔去上面的一层药膜。依靠着这些麻醉品的刺激，他可以连续不断地旅行几周，一直到他不辨颜色，看上去只有黑白一片。辛西娅在回忆中写道：“我注意到，大麻和幻觉剂像一支腐蚀剂那样渗入我们的生活，但并不是麻醉剂和大麻最终从我身边夺走约翰的，而是另一个女人夺走了约翰。”

事实上,辛西娅万万想不到,这位看上去有点乖僻的日本妇女竟会从她身旁夺走约翰。在她的记忆里,始终有一些女人在追逐约翰。她们的目的各异。有的为了他的钱,有的为他的名气,也有为了他的人。追求他的人中有崇拜歌星的邋遢女人,有电影明星,也有作家。仅在几周前,约翰还坦白,在他们8年的婚姻生活中,他有过几十次的越轨行为。对此,她并不感到是一种威胁。在他罗列的被他征服的人中有美国民歌歌手琼·贝兹,英国女演员埃莉诺·布伦和美国女记者莫林·克里夫,以及美国流行歌曲歌手杰基·德香农。和他在一起的估计还有近300名世界各地的城镇姑娘。但是,一直到小野洋子的出现,没有一个人能真正地引起他的注意。

小野洋子看上去确实与众不同。小野洋子具有的性格,正是其他人所缺乏的,坚韧不拔,穷追不舍,这种锲而不舍和寡廉鲜耻已经到了无法形容的地步。自从在一次美术展览馆同约翰邂逅后,她就开始竭尽全力瞄准了约翰。从此,家庭中每个人都不得安宁。辛西娅总想,约翰犯的第一个错误是资助小野洋子的美术事业,这才使得她有机会一次次地来纠缠。最初,她总是到阿比路事务办公室去求见约翰。当她被告知约翰很少去办公室时,她去找披头士乐队的忠实朋友,巡回演出的经纪人尼尔·阿斯皮诺尔。当尼尔拒绝她之后,她又去找林戈·斯塔克尔,但是林戈一点也听不懂这位神秘的诗人兼艺术家所说的话,因而匆匆应付后就溜走了。在歌手们录制唱片的阿比路电气和乐器工业公司的录音棚里,保安人员开玩笑地说,小野洋子简直像一堵篱笆。有一次,她威胁说,如果不让她进去见约翰,她将用链条把自己锁在大门口。

紧接着,她对肯伍德进行了远距离的进攻。先是接二连三的电话,约翰为此改了三、四次电话号码。小野开始写信。在信中开始是坚持,后来是强求约翰资助她的艺术项目。辛西娅阻截了许多信,为了防备来自小野洋子方面的自杀威胁,辛西娅将这些信保存

起来。在日本，小野洋子曾试图自杀过一次。小野洋子在信中写道：“我实在应付不了啦，你是我最后的希望。如果你不支持我的话，我只能自杀。”

还记忆犹新的是，小野洋子终于在肯伍德出现了。她在房前的车道上等待着约翰。她从早到晚站在那儿，不管刮风下雨老是穿着一件邋遢的黑色毛衣和一双褴褛的鞋子。一副愁眉苦脸，她的表情使多萝西·雅莱管家望而生畏，不敢靠近她。有一天，辛西娅的母亲出于对这孤独凄凉女人的同情，让她进来打了一个电话，喝了一杯水。小野洋子就利用这一机会，故意将她的戒指留下。醉翁之意不在酒，她想假装寻找失物，再可进屋一次。有一天早晨，从小野洋子处寄来了一只包裹，辛西娅和她的母亲打开包裹，里面是一只盒子，盒内装着一只打碎了的粉红色的瓷杯。约翰对此一笑了之，但莉莲·鲍威尔并不感到有丝毫可笑之处。

最终，小野对约翰的穷追不舍变得如此显眼，这已变成夫妻私下间开玩笑的话题了。有一天晚上，她的进攻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那天晚上，约翰和辛西娅出席了一次在伦敦举行的演讲会。小野洋子也跟去了。当讲演结束后，小野洋子也跟着他们出了演讲厅。她居然也钻进了约翰那辆有五彩图案的高级罗尔斯——罗伊斯轿车，竟挤在他们俩中间。辛西娅和约翰越过她的头交换了一下尴尬的微笑。她一直跟到公园街，司机请她下了车。当小野洋子下车时，小野的这种疯狂，对约翰显而易见的吸引，搞得辛西娅沮丧不堪。辛西娅担忧地问约翰：“也许小野洋子合你胃口？”约翰笑了笑，他笑得令人作呕：“她，她是一个蠢货，她不对我的胃口，她只能供我逗乐而已，我不喜欢她。”

然而6个月之后，她坐在肯伍德的厨房里品着茶，看上去竟如同这里的女主人。辛西娅尽量将所需的东西塞进一只口袋，奔下楼，来到车道上，将她的手提箱和其它度假用的行李装进出租车的

行李箱内，珍妮和魔术师亚历克斯同她一起挤进后座，他们俩分别坐在辛西娅两侧。他们让辛西娅先住在他们俩以柏拉图方式合住的在维多利亚的套房里，使她有几天的时间将思路理一下。3人默然无声地坐在车内，车子缓缓地行驶在肯伍德漫长而又平整的汽车道上。此刻辛西娅想，也许这是她最后一次行驶在这条道上了。

辛西娅点燃了一支烟，然后用颤抖的手将眼睛捂住，边抽烟，边默默地流着泪。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约翰为何几次三番对她如此残酷，而她却一次又一次地原谅了他。换了其他人，早就分道扬镳了。但是，这是辛西娅从一开始就做出的许诺，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无论约翰对她多坏，她将誓死不二。她清楚，这是一个甘愿失败、甘受虐待的许诺，但她不能强迫自己违背自己的许诺。她相信，她和约翰命里注定要生死共存。在事发前，她还相信这一点。

但是，在这天晚上，发现他和小野洋子在一起的情景之后，她的这种信念几乎荡然无存。这天晚上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魔术师亚历克斯套间的一只点着蜡烛的台子边上度过的。她一边喝着酒，一边同魔术师亚历克斯交谈着。从前她从来不信任魔术师亚历克斯，但这天晚上她确实需要一个人谈谈。她向他倾吐了心中的苦闷。黎明前，好几瓶酒喝完了。然后她和亚历克斯上了床，就在这晚上，她委身于这位约翰的最亲密的朋友。这意味着她最终同约翰分手了。辛西娅说亚历克斯用了一些手法，使她在催眠状态中干了糊涂事。也许是因为她自己喝醉了。

3

爱情和憎恨的交织是同约翰一认识就并存的。在利物浦的艺术学院，辛西娅初次接触约翰时，就有一种恐惧感。当时辛西娅 19